

亲 情

## 和父亲坐在同一级台阶上

文 | 余薇薇

说起有关家乡的记忆，我更多记住的应该是声音。那是祖母一次次亲切慈爱的呼唤，是清晨可爱寂静的一阵阵鸡鸣，是欢跃的一声声狗吠，是灶炉底火焰突然发出“滋滋”声，是父亲皮卡车在大门前停靠的熄火声。

我的童年有一部分，是在祖父母的爱护中度过的，就在这个小村。父母因平日忙于工作，早早地便将我放入这纯真的乡村中，也使我多了一份淳朴而自由的惬意生活。

大概那时最期待的是，不定的时日里听到父亲的皮卡车引擎在楼下响动再发出“突”的熄火声。总使我飞快地跑下楼，一溜烟地来到大门前跳起身来握住高我一个头的门把手。我知道，每当大门开启的光亮映照在我脸上时，就会有一双大手一齐拥进来，将我轻轻地托起，其后猛地抛在空中，并一定能稳稳接住。父亲的手粗糙而有力，伴随着母亲怡人的银铃笑声，我的脸上也挂上了月牙般的喜悦。祖父母听见楼下的动静，便倚着腰下楼，再乐呵呵地

将我们带上楼去，热热闹闹地开始了备菜。

是农家柴火饭，清香满溢的米粒下混着锅底的糊米。母亲依偎着我，笑盈盈地喂我平时我不愿吃的肉和青菜。祖母边往我碗里夹菜边和母亲告状：“这妹仔往天不爱吃菜的，吃两口饭就跑了，又粘着她阿公买糖。”祖父与父亲握着盛满酒印着“黑蚂蚁”的玻璃杯喝着。

微风吹进窗棂的缝隙，夜浸着乡野，天穹如泼墨的冰绡，星子疏落，使冷辉碎在黛色的屋脊、静默的篱笆、携着水珠的清冽，唯有夏蝉轻颤。饭后父亲喜爱坐在门前大青石铺成的石阶上，一共有三阶，他坐在中间的那块最合适，手脚都放得开。待他感到舒适后，便从口袋中掏出烟盒，这深邃的夜色里便多了一个零星小火点。每当父亲头顶的几缕烟丝散尽，他将烟头在鞋底一踏，就开始唤我。

听到父亲深沉的声音从大门处传来，我便急忙小跑，再一屁股坐在父亲身边，大青石的凉意一下子传

来，使我不由得机灵。远处的树木和着晚风发出“悉悉”声，鸟儿紧跟着用啼鸣来点缀这和声，衬得天地愈发辽远孤清，诗意如霜，凝在夜色深处。父亲的言语在耳畔回响，门卫大黄摇着小螺旋桨一样的尾巴在我们身边踱步。我便时不时用手抚住它的嘴巴，碰碰它倒三角梅花的小鼻子。

“最近有没有好好吃饭？”“有没有给祖父祖母添乱？”“和其他小朋友玩得怎么样？”我只会心虚地点点头或摇摇头。与父亲的谈话中夏蝉有时会帮我回答，而我也记不住父亲语重心长的关心，我只记住每当他谈话结束前一定会说：“等我和你妈妈工作不忙了一定把你接回去。”这句话我听得最多且读不懂这背后是无奈，只有心中的希冀微微颤动。

母亲从楼上拉开窗子探出头来，乌黑的发丝泛着皎洁的月光，随着风飘飘。她向石阶上的父女俩喊道：“你们还不快上楼睡觉！”母命难违，我与父亲起身拍了拍尘灰。在大黄的注视下关上大门，欢声笑语渐

行渐远。晚睡时带着绣花图案的夏凉被此时格外柔软，母亲温柔的哄睡声萦绕在耳边，父亲很快便睡了，打起了呼噜，我搂着母亲的腰沉沉睡去。

每一次，每一次我都睡得听不清鸡鸣，当愈来愈亮的阳光透过泛黄的蓝丝窗将一格格窗影映射到我的床边时，我才猛然睁开眼，睡眼惺忪却有目标地寻找，身边是空无一人的。我只能独自恼着，而无可奈何。来到厅房，父亲载来大包大包的的生活用品和保健品、零食堆在含着厚厚炭灰的灶台旁，偌大的屋子里仅剩祖母热好早点的呼唤，楼下再也没有皮卡车的踪影，就好像它从未到过一样。屋角空空如也，祖父带上那几把农具去田里了。我趴在楼顶的台檐上，眺望着泥泞主道上形形色色的车辆驶过，那时我的心绪是什么记不太清了。

日光普照，中山峦的雾渐渐消散，鲜甜清新的空气氤氲开，使人全身舒缓下来。我合上回忆的书页，细细品尝其蕴含的意味。摇下车窗，观

望窗外碧绿飘带般的小河上泛起涟漪，一两条小鱼的身影飞快地掠过，耸翠的山脉上梯田层层规整地排列，好似一首田园诗。路旁的小树随着白色小轿车驶过的风摇曳。小轿车停靠在老屋大门前，水泥地面与车轮发出摩擦声。

看门的是旺财，大黄的孩子。它一见“外人入侵”便激动地竖起耳朵，又因害怕抖动着小卷尾巴。我下车后，它发现是小主人，跑跳着来到我身前。我伸出手来抚摸它柔软的狗毛，弟弟从母亲手中挣脱跑过来将我旺财一把抱住。

刷着红漆的大门微掩着，我低头看着矮了半个身子的门把手，内心的轻舟在平静如镜的湖面晃动了一下。正要推开门，身后一阵强风拂过，风带来的音韵好似在呼唤着我。我挽住舞动的发梢，猛然回头才发觉，父亲正坐在大青石阶上。

(作者为天峨高中 2302 班学生)



## 去一个有风的地方

文 | 韦最

晨光初露，蝉鸣骤起，裹挟着盛夏的热浪扑面而来。微风拂过耳畔，搅乱了我内心的宁静，一个念头悄然浮现：去一个有风的地方。

黎明的微光刺破夜的帷幕，转瞬之间，耀眼的晨光便洒满大地的每一个角落。我却打破了清晨的静谧，急促的脚步声在耳边回响，一声声都在提醒我：时间不多了。原本计划好回老家，偏偏今天生物钟“罢工”，我只能手忙脚乱地收拾行李，一路疾奔，总算赶上了班车。

车窗外的风一股脑地往车厢里钻，瞬间打乱了我的节奏。凌乱的发丝被风吹得肆意翻飞，原本梳得整整齐齐的头发，此刻活脱脱变成了“爆炸头”。我慌忙用力关上窗户，那股狂风呼啸的势头才终于停歇，我也总算能松一口气。

稍稍定神后，沿途的风光又勾住了我的目光。道路两旁草木葳蕤，郁郁葱葱，宛如一幅生机盎然的画卷在眼前徐徐展开。我忍不住将窗户推开一条细缝，生怕再被狂风“侵袭”。

指尖轻触着穿窗而入的微风，凉意丝丝缕缕地漫上来。风温柔地拂过掌心，仿佛在轻声呢喃：风是能吹散烦恼的呀，若是心里藏着烦闷，就去有风的地方，让所有焦躁都随风而散。

一路颠簸，一个念头突然涌上心头：家，不就是那个最温暖的有风之地吗？

班车到站，我踏下车门，踏上了那条童年里走过无数次的小路。记忆里坑坑洼洼的崎岖土路，如今已被平整宽阔的柏油路取代。我望着路边的老树，轻声问道：“岁月匆匆，你还认得我吗？”风吹过树梢，沙沙作响，仿佛在回应：“四季轮回，初心未改。你不就是当年总爱爬我树干的那个小丫头吗？没想到，一转眼就长这么大了。”风停，树静，我望着眼前的一

切，恍然发觉，走了这么多年，终究还是要从哪里来，回哪里去。

站在家门口，我的脚步却变得迟疑，心里竟生出几分说不清道不明的愧疚。抬手轻叩门扉，“叮”的一声脆响过后，门开了。映入眼帘的，是奶奶头发花白的身影，皱纹早已爬满了她的脸颊。一滴眼泪猝不及防地滑落，随即被风吹落，顷刻间，我已是泪流满面。奶奶怔怔地看着我，声音因激动而断断续续，千言万语，最终只化作一句：“回来就好。”

屋里的陈设还和从前一模一样。打开冰箱，里面塞满了奶奶舍不得吃、特意留给我的食物。我提着行李走进儿时的房间，指尖抚过熟悉的桌沿，遥远的记忆瞬间如潮水般涌来。这时，窗外的风穿堂而过，带着厨房飘来的热气拂过脸颊。我循着味道走到窗边，只见厨房里暖黄的灯光洒落，奶奶正站在灶台前，手中的勺子不停地搅动着锅里的东西。土灶里的火星滋滋作响，屋顶的炊烟袅袅升起，混着饭菜的香气飘向天际，仿佛在轻声告诉我：你终于回来了。

奶奶端着一碗热气腾腾的饺子，小心翼翼地走到我面前，柔声说：“妹啊，快吃，饿坏了吧？”我夹起一个饺子放进嘴里，熟悉的味道在舌尖漾开，眼泪又一次忍不住落了下来。

窗外的风又起，那句“去一个有风的地方”再次在我脑海中浮现。原来，去有风的地方，从来都不只是奔赴远方的山川湖海，更是踏上归途，回到那个盛满思念的家。窗外风势正劲，屋内暖意融融，所有的想念与眷恋，都在这一刻，落了地，生了根。

(作者为天峨高中 2413 班学生)

## 让晚风作伴

文 | 索佳致

梦里呓语声声，轻风悄然漫起，思念又怎会困于三言两语？

微风拂过鬓边轻柔的发丝，那触感恰似掌心残留的温度，转瞬便消散无踪。风，吹散了心头积压的烦闷，却又牵出缕缕剪不断的离愁。晚风，是最耐心的倾听者，也是最狡黠的惆怅制造者。我偏爱这晚风，又怨着这晚风——它将我满心的琐碎清空，却又用翻涌的思念，将那片空荡填得满满当当。

睡梦中紧蹙的眉头，泄露了一夜的辗转难安。一股凉意穿透薄被，激得我打了个寒噤，仿佛是晚风发出的盛情邀约，邀我共赴一场独属于夜的集会。我掀开被子，披衣下床，望见窗帘如浪涛般轻轻起伏，牵引着我的目光望向窗外。床头的小夜灯忽明忽暗，俏皮地对我眨着眼睛。将吱呀作响的窗棂固定好，我托着腮帮坐在窗前。

连日来的心情总有些沉闷，学习的压力、琐事的烦扰，一桩桩一件件压在心头，像坠着一块沉甸甸的石头，让人喘不过气。难得盼来两天歇息，却依旧被刷题、背书填满，日子简直糟糕透顶。微风掠过树梢，叶片簌簌作响，奏响独属于夜的交响曲。我轻轻一声叹息，竟无端打破了这份宁静，仿佛这澄澈的夜色里，容不下一丝半缕的愁绪。像是在嗔怪我的扰局，晚风忽地迎面扑来，吹得发丝散乱纷飞。

这一阵风，却也吹散了我心头的混沌。纷乱的思绪渐渐清明，那些扰人的琐事，似乎也变得无足轻重。恍惚间，一个模糊的轮廓在脑海中愈发清晰，无需思索，我便勾勒出那张熟悉的脸庞——是外公。

或许他早已化作天边的星辰，默默伴我岁岁年年；但我更愿相信，他就是这缕晚风。不然，发梢怎会还留着掌心余温？恍惚间，外公的身影就在眼前，他脸上挂着温和的笑，语气里却藏着掩不住的嗔怪：“好不容易歇两天，还胡思乱想什么？好好放松放松，多陪陪家人，记得按时吃饭，照顾好自己……以前我在的时候，你总没工夫跟我多说话……”

声音渐渐低沉，几不可闻，泪水却早已蓄满眼眶，唯有滴滴答答的声响，在寂静的夜里轻轻回应。恍惚中，又看见外公皱着眉，一脸嫌弃地打趣：“又哭，又哭，真是个小哭包。”

这句话入耳，我再也忍不住，捂住脸失声痛哭。滚烫的泪水从指缝间滑落，心里却空落落的，像是被晚风席卷过后的荒原。我怨着这晚风，来得猝不及防，走得又如此仓促。

晚风渐歇，向着远方漫溯而去，唯有月光静静流淌，洒下簌簌的声响。我猜，那是月亮的低语，也是外公捎来的慰藉。月光铺满书桌，也照亮了窗外那棵落尽了叶的老树。又是一年秋意浓，可那个有外公陪伴的秋天，却再也回不去了……

迷迷糊糊间，我趴在桌上沉沉睡去。清晨的微光里，枝头的鸟儿叽叽喳喳唱着歌，清脆的啼鸣悦耳动听。一阵微风拂过，撩起我的发梢，恰似外公当年的抚摸，温柔地拂过我的脸颊。我直起身，肩头的薄被簌簌滑落，恰在此时，房门被轻轻推开。

妈妈的眼角微微泛红，她望着我，语气里带着一丝无奈的笑意：“歇两天还抱着书，口水都流到本子上去了。”

我望着她，浅浅一笑。

在她转身欲要带上门的瞬间，我轻轻开口：“妈妈，你知道的，那不是口水。”

妈妈脚步一顿，侧过身来，脸上漾着温柔的笑：“妈妈知道。”

话音落下的刹那，我分明看见，有晶莹的泪珠，从她的眼角悄然坠落。

不必言说，这是属于我们的默契。

你看，这晚风就是如此，总在不经意间拨动心弦。我怨它的不请自来，却又贪恋着它带来的那一缕绵长的思念。

(作者为天峨高中 2403 班学生)